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9/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吟藝集一卷

〔元〕宋无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歐陽論範二卷

〔元〕歐陽起鳴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七年賈爽刻本

三二

書林外集七卷

〔元〕袁士元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刻本

一一〇

栖碧先生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元〔華幼武〕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華五倫刻本

一六八

肅雝集一卷

〔元〕鄭允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三〇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元〕倪瓚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倪瑄刻本

二六〇

韓山人詩集九卷續集八卷

〔元〕韓奕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六〇

九靈山房遺稿詩四卷文一卷首一卷補編一卷

〔元〕戴良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永康胡氏退補齋刻本

四四〇

吳書山先生遺集二十卷末一卷

〔元〕吳會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五三八

茶山老人遺集二卷附錄一卷

〔元〕沈貞撰 〔清〕王藻等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後逸亭刻本

五九四

得月稿七卷

〔元〕呂不用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一二

吟鑿集序

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於攜手河橋下迨建安齊梁數變至唐泊宋李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関乎風化繫乎氣數士惜驚於時文視詩為長物雖有不工工不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非時之變乃詩之亡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變萬化變之不窮惟子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宋之詩大病不膠攀淺易則室泥狂怪蒐獵奇事穿穴異聞失豐厚而收儉約趨窘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千碩况輩斯可矣吳逸士宋子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冠時已廢科舉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綃雲經霧縵自出機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金壁穠麗縝密而不艷含醇靜婉而不怨其深於唐之變也予客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舉茂異弗就觀其人淵嘿似不能言然其詩則超邁有不可掩者嘗觀其

所著翠寒諸作已自畏敬又出其吟鑿集者覽焉益加信服蓋於本學涵養既深考據尤詳所以議論諷刺探賾而闡幽俱各有自惟不汲汲於成名而名自然襍著其行業皆然不獨詩然也余將汴九江子虛始畀予序其門人王東游來速之欲梓以傳第予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為者深焉作詩難序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予序則唐三百家無序者詩皆能晦乎係其詩之工拙爾少陵云詩清句句盡堪傳奕奕在於序子虛之詩是以重余言也故序之子虛名無吟鑿名集者取列禦寇所謂寐聲亦謙詞也時甲午歲春三月清明日廬陵鄧光薦中父序

吟嘯集題

吟嘯語首寐叟也叟自云情勝鄉人好寐
者吟吟則寐寐則吟吟吟吟吟吟吟夢不覺
必醒未醒不知吟吟寐寐吟吟吟吟吟吟吟
也真語誠哉美宵侯白主乎仁義褒貶也或
問叟姓名則曰吾寐吾寐按語云寢吟吟吟吟
是翁之詩乎柳里但徐宜更云云元海犯困
數條子月長至日書于角丘之通於高

吟嘯集目錄

吟嘯目

三

禹鼎	講武	魯世家	聞韶
夷齊	鄭莊公	范蠡	豫讓
毛遂	王蠋	嬰曰	晏子
甘羅	穰侯	須賈	蘭相如
臺城	巫咸	扁鵲	龜笑
秋胡妻	遇秦	關中	劉媪
發蹤	未央宮	陳平	項羽
楚歌	婁敬	呂氏	女刑
周勃	申白	朝鮮	漢文帝
灌夫	郭吉	樂人實公	房中樂

韓嫣

夏侯勝

李延年

尚書

壽城

司馬遷

西漢

曹瞞

關雲長

左元放

盧公

王戎

劉伶

通子

綠珠

虬須客

李三郎

顏真卿

張果老

徐佐卿

高力士

田山叟

陸贄

阿買

張建封

妾賄

泰娘

王霞卿

胡琴婢

勝兒

仇士良

馮道

敬新磨

李自倫

趙學究

李國主

金明池龜

李芳儀

王介甫

段徽

西湖

王婉容

燕少游女

秦檜

胡澹庵

沈持正

蘇雲卿

岳武穆王

陳同甫

毛惜惜

賈似道

呂文煥

文文山

張千載

鄧中甫

張太傅

陸君實

謝疊山

汪紫原

趙震卿妻雍

賈璉妻韓

葉李

錫夢炎

目錄終

禹

列國皆以禹鼎神周秦三代寶光論不知聖秦高皇帝
曾問當時果在秦

贊寧要言曰鑄鼎象物而知天下之義惡禹鑄九鼎
是也夏亡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殷亡鼎遷
于洛夏都平陽及安邑夏桀亡鼎遷東夷方隔河也
夏殷凡幾遷都鼎遷多不明白惟周遷商鼎見乎書
或問鼎之大小曰昔周微子奉武王與兵臨周以求
九鼎王惠之類率說齊末救及秦兵退類率謂齊曰

論衡集

夏桀亡鼎歸商商滅歸周其數九一鼎九萬人挽之
九九八十一萬人也鼎來齊必經魏魏豈不愛鼎耶
由是觀之鼎大可知矣或問曰周武王遷商鼎鼎在
汲郡如何渡河耶曰如類率言一鼎用九萬人士卒
師徒器械備具詳于時造舟為梁越盟津而至洛必
矣雖遷至河南而安置未得其所故成王定鼎于郊
鄆或問秦取九鼎曰帝王世紀中秦昭襄王自稱西
帝攻周廢報王取九鼎事頗蒙昧或問曰漢桓平何
言鼎沒泗水耶曰秦本紀亦云二十八年使千人沒
泗水求周鼎不獲而已舒子史纂曰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九鼎之震此三晉為

諸侯之兆也三晉之為諸侯周將不得有其鼎矣此
鼎之所以震也鼎淪泗水震者淪之兆也金震木動
之也周室衰微號令不從鼎宗廟之寶也宗廟將廢
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篡晉君而分其地
威烈王命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
不附後三世周致胙於秦其後秦遂滅周鼎神物也
禹聚九牧之金鑄之以象神物三代傳寶成王定之
於洛邑寶之重之尊之莫之至矣周衰諸國皆欲得
鼎畏秦不敢取非秦不足以有之神怪不常前既能
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太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
自亡則鼎能自沒無足疑也鼎誠入秦則始皇必不

論衡集

使人入水而求也按始皇紀曰始皇刻石瑯琊還過
彭城齋戒祠禱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
得鼎誠在秦則子嬰降漢必以此藉手矣終不聞劉
項有得之者亦不聞有毀之者秦所鑄金人十二靈
爽以矣漢欲徙之洛陽則重而不行董卓欲毀則潛
然泣下况神禹之鼎乎神劍猶能躍入平津之水鼎
不為秦用明矣使鼎在秦漢不寶周之鼎而寶秦之
鼎乎鼎誠入泗水明矣然則史何以書鼎入秦也鼎
三代寶也秦有取天下繼正統之心鼎不入秦秦之
耻也拜周而取其寶器不得鼎無以取重於天下鼎
之入秦秦之托言也欲以一天下之心以示得大統也

故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事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理之所無而事之必有君子不棄也

講武

軍賦殷周農隙時春蒐冬狩漢陵夷後來武事無常典兩兩相常角觝嬉

漢刑法志謂殷周井田而制軍賦春搜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齊桓用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晉文公蒐於被廬作被廬之法然其禮已頗備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晉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備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至秦更名角觝漢武流於魚龍曼曼村之屬先王之禮沒于淫樂而講武廢矣

魯世家

幼扶老涉尚斷斷魯道衰微自泗濱慶父叔牙為亂首豈無權謀在君臣

太史公曰孔子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徐廣曰斷魚斤反東州語也斷斷爭辭也漢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老幼相讓故斷斷如也舒子曰本於讓而爭也尤以相讓樂於爭矣孔子知魯道之將微也歎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閔公

之亂魯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間至及矣若此故亦歎之云

聞招

陳完逃難後齊招樂猶存大舜時夫子奚須知肉味不圖為樂至於斯

漢禮樂志曰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也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秦韶樂喜而聽之歷三月之久而其序不忘雖食肉而不知其味春秋去舜遠矣舜之治孔子思之而不可得一日得聞韶立如在舜岩廊之下親見鳳儀歌舞之盛其樂如此也或者曰齊之田氏乃舜之子孫舜以揖讓有天下而田氏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音而歎曰不意韶樂威德之後乃至於衰弑乎有所感也

秦齊

千戈爰及父君間叩馬難令木主還鄉使曾食周粟活千年誰說首陽山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東伐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千戈可謂無孝以臣故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援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耻之義

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神農
虞夏忽焉後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
死于首陽山

鄭莊公

因幽陰罪已深悔而思向隧中尋更歌其樂融融句
不界林間反哺禽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請於
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

卷五

五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
之所無使滋蔓而難圖也當其未萌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
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
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
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
出奔共公遂負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頹然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食食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我
獨無頹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舒子曰莊公不孝
幽其母於城穎微封人考叔之言必死其母於害中聖
人不取者絕其惡而去之也左氏與其悔而取之隧中
見母當有愧死之心何謂其樂融融哉要知莊公之無
忌憚也甚矣

卷六

六

范蠡

變姓浮海去止陶越王猶禮大夫朝常時意重黃金鑄
錡得黃金亦便銷

豫讓

遇我從來國士希報讐言伏軾未為非僕逢智伯重泉下
莫訴懷深但擊衣

毛遂

兩國從衡倚爭臣遂為穎脫出囊珍縱饒得與銅盤軟
十九人皆碌碌人

王蠋

金齊拱手受燕兵義士誰為國里輕七十二城皆北面

一時發憤獨書生

通鑑王氏論曰燕伐齊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未聞忠義之士敢拒其師王蠋義不北面於燕而充然後齊之士大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人為之唱則聞其風者孰不靡然從之哉

嬰曰

十五年曾保趙兒立孤與死兩皆危後來漢璽當傳日魏晉殷勤亦受遺

晏子

願為晏子執鞭傳太史公言蓋有由被罪自傷如石越

解縣誰是舊交遊

李華集

七

太史公曰假令晏子在余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舒子曰賢之也賢之何以自卑之甚也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其門間而關其夫其為相御擁大蓋乘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損抑晏子聞之薦以為大夫此婦人乃羞其夫為之御而太史公願為之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賈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晏子解

左縣以贖石越父者自傷不過斯人而身陷刑戮故羨仰之而願為之執鞭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甘羅

西谷關中富列侯黃童亦階上知謀此時園綺猶年少隱商山到白頭

穰侯

韓齊魏等陪臺威振強秦一旦摧嘗恐諸侯客子到不知張祿入關東

須賈

趙使勿勿始客秦遽逢范叔向猶貧相君擢髮平生罪却願緋袍是故人

李華集

八

蘭相如

完璧歸來難已舒請秦擊岳趙仍舊情知兩虎難相關望見應願即引車

盧藏

處士藏身自古多傳徒能使信陵過臺臧固自知名又何處更能求郢也

史記信陵君傳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聞步往從之遊韓長孺傳於梁舉臺遂臧固郢也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郢音質他徒何反人

姓名也漢書作至他若郢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者見於史漢書作至他是也至他者臺藏之外

至於他有所舉皆名士也此說為是

巫咸

招魂說託神巫魚腹空沉楚大夫靈子是人是鬼相逢底事一言無

伯鵲

疾居賸東樂堪校司命難令骨髓瘳大抵貪生諱言死人間何獨是桓侯

龜策

遁筮空藉太上書靈為江使亦遺漁當時解入元王夢益不先謀避預且

秋胡妻

卷之九

九

藁砧久官忘卿卿桑下相逢笑不成既有黃金滿歸囊料君官亦欠冰清

過秦

賈誼區區論過秦庸材中佐復何陳驪山投罷阿房築形勢雖存那得人

賈誼過秦曰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

雖亂秦之地可金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金

而有也三史纂言曰秦之猜暴天下士服解雖有周呂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青丘日之孫誤哉方趙高之弑二世也沛公兵已至武關嬰殺趙高即位

才四十六日而沛公至灞上矣嬰於是時能誅弑君之

賊已足快矣其不能保有全秦之計則天理人事皆於是窮矣誼以為關中之地秦以之興保此猶足以自完殊

不知子嬰時關中已非昔日之關中驪山阿房新賦殫斂刑淫政酷秦人被其毒驅壯強屬之章邯暴骨鉅

鹿關中為虛雖白起商君復生何以施其策哉況中佐乎誼以形勢而言失在德之意矣

關中

星聚關中漢必王沛公先入約三章天時已預昭秦分人事徒知是楚強

史陳餘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強後必屬漢蓋五星聚秦分沛公

先至必王天下楚雖強後必屬漢蓋五星聚秦分沛公先至必王天下楚雖強後必屬漢蓋五星聚秦分沛公

字自為句

劉媪

媪感蛟龍遂有娠信知物怪產真人帝王微應雖然異生季元由大澤神

史記高帝父無名曰太公母曰劉媪高帝本紀其諱字字季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雷電晦冥父太公

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班固不叙字季亦不書父太公母劉媪直云母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之則見蛟龍於上此班固

刊正之也且刪去劉字直曰毋媼怒殺於同姓也史記曰
毋劉媼繫夫姓而言也舒子曰信如斯言則媼感神物
而生季季非太公之子也明矣太史公欲神異王者之
生乃尊之也陶唐之裔至此失其統矣

發蹤

汗馬勞多未議功鄭侯何事獨先封一朝走狗齊烹盡
迷却當年逐獸蹤

史記高祖封蕭何為鄭侯功臣曰何未有汗馬之
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
者狗也發蹤指示獸處首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
至如何發蹤指示功人也漢書班固改作發蹤師古

全卷集

十一

曰發蹤謂解絀而放之也縱子用反自有逐蹤之狗不
待人發也觀師古說以解漢書則善矣漢書此語乃
是用史記語也史記作發蹤跡之蹤發蹤者獸之蹤跡
所至必指示其處而狗即從之也班固改發縱耳師古
不可因漢書而音蹤為縱也宜各隨字為解可也

未央宮

置酒今朝樂未央以臣無賴大人常而翁當日杯羹語
莫不親聞太上皇

高帝都關中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奉王后為太上皇
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
之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

陳平

行詐黃金四萬斤盡將離間楚君臣有餘更作關氏餌
秘計區區笑殺人

項羽

一笑天亡霸業休忍仁猶學婦人秦漢家聞購吾頭急
聊贈中郎與五侯

楚歌

羽為虞姬泣帳中季因戚氏怨深宮二歌要且皆名楚
不那風情控兩雄

項氏至垓下對虞姬而歌高祖今戚夫人楚舞自為
楚歌二闕皆楚聲為美人而歌英雄之氣則索然矣

全卷集

十二

婁敬

冒頓兵強以力威和親公主嫁為妻單于世世為孫婿
婁敬當年策最低

婁敬設和親之謀其言曰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儻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及究其所以為臣之策乃曰以漢適長公主妻單于
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婿死外孫

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其言可資笑

呂氏

漢禍方深未定儲韓彭何事已先誅高皇大度容諸呂
身後留將勃掃除

漢之殺韓信殺彭越皆呂氏為之耳非高帝意也高帝固畏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畏呂氏憂之至矣

女刑

女子論刑白粲微顧山伐木更恩施漢初呂后能行此仁政還應到戚姬

漢惠帝紀白粲婦人刑也婦人不豫外惟但春鑿米使白三歲刑也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注曰當於山伐木聽使人錢顧工直故謂之顧山謂女徒論罪已定並令歸家不親役之但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女子既不為鬼薪故使之為白粲但令出錢顧

人伐木也

周勃

吹簫豈為樂喪賓簫給喪家為勃貧今日播間風俗異管絃多是醉喪親

漢周勃傳勃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曰吹簫以送葬猶之可也若吹簫以樂喪賓則不可也今俗喪家多動樂樂之恐古亦然故師古注如此也

申白

吳楚潛謀迹既通諫非申白孰能容祇緣詩受浮丘伯故使勞歌相手春

漢景帝時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賴衣使梓曰雅春于市師古曰為木并而手春宋析曰相雅皆助樂者以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申公白生穆生俱為楚中大夫初楚元王與三人俱受詩於浮丘伯故楚王戊辱之使歌雅以相春也

朝鮮

將軍建議討朝鮮上意憂民在息肩吠狗鳴雞連萬里人間斗粟十餘錢

漢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金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蠶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

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遂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出器雖充所願動亦耗焉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嘗為動心傷腸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顧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斗十餘錢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錢致刑措焉乎仁哉

漢文帝

倉粟都錢朽腐盈文皇為治致升平山東羸老扶聽
詔願假須臾德化成

灌夫

有詔田蚡宴列侯灌夫罵坐却成仇魏其獨遇將軍厚
筆力方知太史優

灌夫之記無傳而見於魏其武安傳云將軍夫者
通人班固因之而為列傳加以韓安國相附益太
史公魏其傳云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
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
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其下乃云灌將軍夫者類
陰人也班氏因之而為列傳又附以韓安國似未知太

李善集

十五

史公之意也

郭吉

南越王頭漢關縣風言天子自巡邊單于小弱猶生奮
使者徒遣海上遷

漢使郭吉告單于吉卑體好言求見單于及見乃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
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並南面而臣於漢語卒單
于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辱之海上此非以誘
說單于之道夫激發人以言雖堅子亦奮況未至於
束手就縛者乎

樂人實公

兩目因盲衆伎捐三周甲子是臣年樂章猶待明時獻
可見前人所守尊

漢藝文志孝文時得樂人實公獻周官大宗伯之大
司樂章桓譚新論云實公年一百八十歲兩目盲文
帝奇之問因何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
不及衆伎教鼓琴導引無所服餌夫實公自幼喪明
則無用於書翰藏之以待時樂人所守若是况君子乎

房中樂

聖人作樂制房中情性皆由不節以後世有君迷更甚
却和樂器葬深宮

禮樂志有唐山夫人房中樂歌藝文志房中畧曰房

李善集

十六

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極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
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
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身房中
之樂蓋以此也君子於樂也其可須臾而忘之哉元
城語錄云唐山夫人以孀然一女子其所作樂章格
調高古嚴駁乎商周之頌鳴呼異哉

韓嫣

底事江都泣殿除請歸其國衛乘輿祗知天子威儀威
不判韓嫣在副車

倭幸傳江都王望見韓嫣乘副車以為天子伏謁既
過江都王怒為太后泣請得歸國八宿衛此焉

夏侯勝

夏侯勝實古人風禮服明言太子宮近世臨文拘諱忌
延久不講禮焉

夏侯勝為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子蕭望之從
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喪服也雖至尊在上不以喪
服為諱也

李延年

詩經刪後漢千年蘇李河梁句始傳傾國佳人難再得
當時更有李延年

尚書

三代遺編重典謨古文猶幸出秦餘仲尼定後經元凱

左氏因何引逸書

尚書孔子所定百篇經秦火劉向奏有七十一篇漢
儒疑之杜氏以春秋左氏所引者皆曰逸書蓋元凱
未見古文尚書也

壽域

王制能明禮樂揚人間和氣致禎祥域開仁壽民能濟
未濟還驅天橫鄉

民壽之仁壽之域王吉本傳亦作濟今俗作躋類氏
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五履之區非
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為文舒子史纂言曰未濟

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
為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司馬遷

賈誼無財政坐貧交親離解一言紛朱家脫急關東客
自當時不識君

司馬遷自言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採親近
不為一言遂受橫室之禍嗟夫此貨殖游俠二傳所
以作也班固謂遷進姦雄崇勢利斯不知遷也

馬援

賈胡定室寄殘能心逐飛禽望海隅只為瘴鄉無藥物
故持毒以當明珠

曹瞞

文雄睥睨鼎終移築舍誰東志竟齊若使人生盡如意
空門應表漢征西

魏武故事載操令白族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
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
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
去穢平心選舉違悖諸常侍以為強家所忿怒致家
禍故以病選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
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
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
築精舍以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